

在意識的暗海上航行

——讀吳正《長夜半生》有感



吳正先生的《長夜半生》，不僅僅是一部跨越上海與香港雙城的時代悲歡錄，更是一部深入人性幽微之處，探討“看見”為何物的靈魂備忘錄。小說中兩對夫婦長達半世紀的糾葛，如同一面棱鏡，折射出個人在時代洪流中，從“不見”到“看見”，從蒙昧到覺醒的艱難歷程。這場“看見”，分為三個層層遞進的境界：見自己、見他人、見眾生。

第一重看見：見自己——大腦與心靈的博弈

小說的核心矛盾，首先源于主人公們未能真正地“見自己”。

青年湛玉的選擇，是通過大腦精密計算的“明智之舉”。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她“看見”了現實的利害——選擇出身貧寒、政治可靠的兆正，而非出身優越的“我”，這是一種基於生存智慧的理性抉擇。然而，這恰恰是對真實自我的一次遮罩。她壓抑了內心深處對浪漫、對物質豐盈的天性渴望，誤以為理性的選擇便是自我的全部。

直到時代變遷，改革開放後物質的誘惑再次出現，她與“我”舊情復燃，這並非簡單的道德淪喪，而是那個被壓抑的潛意識中的自我，在蟄伏半生後的一次猛烈反撲。她終於“看見”了自己內心那片從未被滿足的荒原。而兆正在發現妻子背叛後，於日曆上留下的那個沉默的記號，同樣是一種驚醒後的“看見”。他看見了自己賴以生存的理性世界的崩塌，也看見了在時代標籤之下，自己作為一個男人的失敗與傷痛。這場“見自己”，充滿了靈與肉、理性與感性的撕裂之痛。

第二重看見：見他人——目光的交錯與迷霧

在未能“見自己”之前，我們其實也無法真正地“見他人”。小說中的人物關係，充滿了錯位的凝視與誤讀。

湛玉看見了兆正的“政治可靠”，卻未必看見他內心的敏感與脆弱；“我”看見了湛玉昔日的光彩，卻未必完全看見她半生壓抑下的複雜心境。最典型的，是兆正對雨萍的“看不見”。在他眼中，雨萍始終是那個平凡的“醜小鴨”，是他情感世界裡的背景板。直到生活的真相被殘酷地揭開，他才可能真正轉過頭，看見一直默默注視著他的雨萍，以及她那份深沉而無言的情感。

這種“看見”，需要放下自我的預設與偏見。當一

個人被時代的洪流和自身的欲望所裹挾時，他的目光是散射的、功利的，無法聚焦於他人真實的靈魂。只有當自我的迷霧被撥開，他人的面容才會清晰起來。

第三重看見：見眾生——一個體命運與集體潛意識的共鳴

《長夜半生》的宏大之處，在於它將個人的情感困局，無縫編織進了中國社會數十年的變遷圖景之中。這裡的“見眾生”，便是看清個人命運與時代集體命運之間那根無形的紐帶。

上海與香港，不僅是地理座標，更是兩種時代精神、兩種生活方式的象徵。人物從上海到香港的位移，其心靈所經歷的從禁錮到放縱、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衝擊，正是整個社會集體潛意識巨變的微觀縮影。湛玉的選擇，是那個時代無數人在生存壓力下集體潛意識的體現；而她後來的背叛，又何嘗不是商品經濟大潮下，整個社會價值觀顛覆時，集體潛意識的又一次流露？

吳正先生筆下的人物，不僅僅是他們自己。他們是時代的人質，也是時代的代言人。他們的愛恨情仇，他們的抉擇與彷徨，都回蕩著無數同時代人的心聲。當我們讀懂了他們的半生，也就讀懂了那一代人在歷史夾縫中求生存、求自我的集體心靈史。

結語：於長夜中聆聽潛意識的海浪

回過頭看，作者那種憑藉感覺“自動輸出”的寫作狀態，恰恰是通往“看見”真相的最佳路徑。理性的、經過大腦思考的寫作，或許能構建精巧的情節，但唯有深入潛意識的創作，才能觸碰人物最真實的情感流動與時代最深沉的精神脈動。小說中的人物在“大腦”的指引下走錯了半生，而作者卻通過放下“大腦”，讓筆觸聽從潛意識的召喚，才最終為我們呈現了這場關於“看見”的宏大敘事。

《長夜半生》告訴我們，真正的看見，是一場需要勇氣與誠服的修行。它要求我們剝開理性的硬殼，潛入內心的暗海，去聆聽那些被壓抑的聲音；它要求我們越過自我的高牆，去真切地感受另一個靈魂的溫度；最終，它讓我們在個人的悲歡裡，辨認出整個時代的倒影，在個體的命運中，照見眾生的臉龐。這，便是這部作品深邃而恒久的魅力所在。

(本文為“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稿件。)

陳漢春

孟芳竹詩三首

獨唱

那我說，月光是一首獨唱曲。——C.M

獨自的靈魂像這回貝殼的一縷風
誰來安撫和回答？
這跌落在水中受傷的夕陽
聽草木眾生在時間上滴答
陌生人點起了燈盞，我開始陷進暗色
和影子互相攙扶，在小草失意的地方
一枚孤單的果子泛起斑駁的表情
哀落的何止季節，何止歸途的魚

那一堆用舊了的文字越來越輕
還未落在紙上就散去了
那就適時退出更脆弱思想
好在夜色隱藏了相向而行的事物
月光一寸寸走近，音樂開始嫵媚生煙
明亮的憂傷和可愛的來世一同呈現
我收回對白天的許諾，那些易碎詞語
獨享月光裡的芳香，回聲和落雪
這些引領我飛升的事物讓我更接近星辰

門外的風吹

想了又想，也不確定要不要打開門
這扇大門朝著北方向大海
這是個很重要的決定，因為
一開門就會有很多事情湧來
比如風會吹向我，風會攜帶著
海水的鹽和誘惑會亂了我的頭髮
當然還有裙裾和剛寧靜下來的心
這午後的熱氣和殘餘的秋也會
隨風而來，會湧動著敲打我
我會擔心，讓我直接面對秋後
的情境，就像面對生命裡餘下的日子
不安是一定的，憂心也是一定的
再有，心動也會有一點點
海水的光影透過玻璃門投在屋頂
像孤獨的人原地思考，閃爍其詞

我還是不確定要不要推開這門
風的箭簇在海面上穿梭
望一眼就已感覺到危機四伏

我是誰

平躺成一條河流
在打開的一扇天窗裡
望見羊群和吉祥的流動
望見飛升的花朵
在尋找幸福的路上漸失收容
我望見石頭和失信的雨季
望見所有，也望見火和黑夜

那吹拂人間的風

也吹拂鳥和夢境
姿態從容
在我的身上留下微茫和文字
那些在身體裡舞蹈著魚
正繞過前世的水草和淚
說著密語，說明艱的憂傷

平躺成一條河流
望見月
望見清白和空寂裡氤氳的艾草
我想，我是水
由雪而來



孟芳竹和她的作品。



孟芳竹作品《冥想之境》

吳正詩集《異度驚醒》讀後感

(接上期)《老保姆》這首詩以時光的沉澱為背景，通過模糊的記憶與真切的情感，勾勒出一位非母卻似母的養育者形象，探討了血緣與恩情的深層關係。全詩未有直接頌揚，卻以逆光的銀髮、未喚的稱呼和魚的比喻，將四十年的恩情沉澱為一種近乎宗教感的寧靜與感恩。保姆不是母親，卻以母性照亮了詩人的整個生命宇宙。這首詩讓我想起著名詩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

《咪咪》(狗名)以一隻老狗的視角，勾勒出生命暮年的孤獨與記憶的永恆，透過動物折射出人類對存在與時間的深層思考。這首詩實際以狗喻人，借其肉身衰頹與記憶永恆的矛盾，叩問所有生命共有的困境：如何在時間流逝中安放孤獨？如何以麻木對抗疼痛？而那攤陽光或許就是答案——愛與被愛的記憶，是超越物種的永恆溫暖。

四、《異度驚醒》第四部分「大千集」

「大千集」由《香港印象記》和《我們這一代》兩首長詩組成，通過不同的視角和主題，共同呈現了詩人對香港社會變遷、文化身份與時代命運的深刻思考。以下是這兩首詩的主要表達意圖和核心主題的分析：《香港印象記》香港的城市鏡像與文化身份、城市與人的疏

離感：這首詩以香港為背景，通過密集的意象(如霓虹、高樓、市井街巷)描繪現代化都市的繁華與喧囂，同時暗含對城市生活中人性疏離、物質異化的批判。詩人可能通過視覺與感官的衝擊，表現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複雜面貌——既是充滿活力的「東方之珠」，也是令人迷失的鋼鐵叢林。文化身份的追問：香港在歷史中兼具中西文化交匯的特徵，詩中可能隱含對殖民歷史與回歸後身份認同的反思。詩人通過「印象記」式的碎片化描寫，捕捉香港的多元性與矛盾性，既讚美其韌性，也流露對傳統消逝或文化混雜的憂思。《我們這一代》：這首詩聚焦「我們這一代」的群體經驗，可能指向香港特定歷史時期(如戰後成長、回歸過渡或社會轉型期)中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詩人通過集體敘事，探討個體如何被時代浪潮塑造，又如何回應歷史賦予的使命與挑戰。詩中可能包含對理想、挫折、迷茫的坦誠剖析，體現一代人在社會劇變中的掙紮與堅持。吳正或許通過這首詩追問：在商業至上、價值多元的香港，一代人如何保持精神獨立性？又如何在新舊交替中尋找歸屬感？這兩首詩的共性主題是異化與驚醒。「異度驚醒」的呼應：詩集標題「異度驚醒」暗示一種超越常規的覺醒體

驗。在「大千集」中，兩首詩均從不同角度揭示現代人(尤其是香港人)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面臨的「異化」——或源於城市膨脹，或源於歷史斷裂。詩人試圖通過文字喚醒讀者對生存狀態的反思，從麻木或慣常中「驚醒」。詩人吳正的詩歌往往冷峻中透含溫情，既批判現實困境，也寄託人文關懷。兩首詩可能最終指向一種重建連接的努力：人與城市的連接、一代人與歷史的連接，以及個體與自我文化根脈的連接。「大千集」中的兩首詩以香港為時空坐標，通過城市書寫和世代敘事，共同探討了現代性中的身份迷失、歷史洪流下的集體命運以及精神覺醒的可能。吳正以詩性的語言捕捉香港的複雜靈魂，並試圖在碎片化的現實中尋找超越性的意義，體現了一位詩人對故土與時代的深沉關切。

著名詩人吳正的詩歌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如古典詩詞的意境)和香港的獨特語境，同時吸收西方現代主義元素，因此他的風格具有強烈的個人魅力以及藝術風格。吳正的詩歌創作實現了東西詩學的融合，既繼承了中國古典詩歌的意境傳統，又吸收了現代詩歌的實驗精神；既保持了漢語詩歌的音韻之美，又開拓了現代詩歌的思想深度。他的作品證明，真正的詩歌創

新不是對傳統的簡單否定，而是對傳統的創造性轉化。

結束語：《異度驚醒》最終告訴我們：詩歌的最高使命是喚醒人們沉睡的心靈，讓我們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不凡的意義。吳正通過這部詩集實現了這一目標，為現代漢語詩歌的發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最後，作為一位詩歌的愛好者，我以一首《異度驚醒》向吳正先生的詩集《異度驚醒》致敬。

異度驚醒

太平山將天際線壓得很低
你摘下一朵懸浮的白雲
如同開啟一封往事的信箋
維多利亞港攤開蔚藍紙頁
你的筆尖劃破水面
字跡才有了漣漪

一艘白帆駛出雙眸
變成黃浦江上的江鷗
外灘的鐘聲在風中隱約
你手握時光
讓東方明珠與凌霄閣
在雲端交換鋼鐵的骨頭

時間，總是先取走甜美的部分
石庫門青苔上的露珠
港島半山旋轉的星斗
而後是血液裡的火龍
如今連灰燼也漸漸冷卻

當渡輪再次推開波浪
在心跳與汽笛的間隙
你發現生命原是鐘擺
左邊撞擊上海
右邊撞擊香江
而中間，是半生明滅的雨

霓虹開始穿刺夜幕
玻璃幕折射的夕陽
正照亮你逐漸透明的軀體
許多故鄉成了異鄉
許多眺望變成碑文

你像一粒正在遊離的星光
在兩座城市之間
在天地蒼茫之前
已點燃自己，正完成漆黑的燃燒

(08/09/2025, 為“吳正作品悉尼研討會”稿件。)

布文